

新江蘇分流域漫話

雲萍客

香港航線之新江蘇輪船，六日在來港途中，發生大火，幸而船已接近了新界大嶼山，船那側叫做分流域地方的碼頭，便搭客們容易渡上海灘逃生，結果，這輪船完全成功，搭客們無多損失，只燒壞了貨物，和全船的上蓋，算是「不幸中之幸」。

新江蘇輪船這次遭遇火險，而救回全體搭客，固然是船主指揮得宜。也因其中途駛到大嶼山突出西南的尖端，假使不先停泊在那兒巨浪的衝擊上，這一艘船是怎麼難收場，實在不敢想像！現在我們就來這個新江蘇輪船生關頭的地點來談談，算是一種新聞地理。

在地圖上看，澳門和大嶼山是在珠江口外一西一東的對峙。

時常，澳門在西，大嶼山在東，大嶼山的西南突出的部分，和澳門的位置，恰好橫放在一條直線的線上，中間隔了一個九洲洋，彼此相距大概是廿五公里有多，五十公里不足，差不多是大嶼山西南尖端和香港本島的距離一樣。照新江蘇的速率計，恰好是兩小時的航程。

這個大嶼山西南的尖端，在地形上看，極像一隻翼，人們就叫做「鷗翼角」。本來這一翼，不僅像鷗翼，其他飛鳥的翼，都可以說相像，何以偏偏叫牠做鷗翼呢？大概鷗雖然不是鷗鳥之類，可是牠不會飛在天空，永遠走在地上，有翼無所用之，以其翼來形容地形，恰可不過，其次，距離鷗翼角不遠的西北方，大概一笑耳有多的地方，叫做「鷗公頭」。其地是一個小洲，潮長的時候和密岸分開，潮退就顯出相連的痕迹。整個小洲好像一個有鷗冠的鷗頭，和鷗翼相連的波浪形鷗頭，有了鷗頭，鷗翼，那一翼就有理由叫「鷗翼」了。

新江蘇
遇難處

分流漫話

(中)

蔡梓客



鷓鴣角上面，有一座鷓鴣砲臺，是清朝海防上的一個據點，阮通志說：「新安縣屬大嶼山，孤懸海外，四面皆水，為各洋船必經之處。內有大澳口，東瀆口二處，可以收泊。其東瀆口向無汛房，惟大澳口頗設兵十三名，山上向有鷓鴣砲台，係大興營千總駐守。但與東涌大澳相距遙遠，不能兼顧。」爾了志書上這一則，可以明白大嶼山這西南尖端在海上的重要性。

正如阮志所說「為各洋船必經之處」，所以，後來香港交通當局在這尖端一個適當的地點，建立了一座燈塔，指示港澳航線的船舶往來，燈塔是建築在尖端南面的海邊亂石上，有一條小路通下去。

分流的名字，大概就是這一尖端部分的總稱了。我們從地形看，從海道看，我們會意味到「分流」二字的意義：從澳門向香港來，航行到了這大嶼山西南尖端，向北，可以經汲水門到香港，向東，可以經長洲到香港，兩邊都可以走，「分流」水向兩邊「分」開，大概因為這樣，所以叫這地方做「分流」，也未可知。

由於向東走這一條航線是比較短，比較直，所以港澳線船舶全走這線，鷓鴣角塔也設在這一邊指示航行，以免船舶誤走。

不但如此，鷓鴣角這尖端還有左右兩個海灣，在右邊的是西灣，因為牠向西，左邊的叫東灣，因為牠向東。從這兩個海灣的名稱來看，也夠夠意味到海水分流，因而名為「分流」吧。在分流地方，正對西灣，有一條小村，叫做石等村，原因在海灣左方山上，有一堆石頭，其中有一大石，大可數圍，高有數丈，極像一枝石筆。



在大嶼山來說，分流這個地方，

因為偏處西南尖端，確為人迹罕至的地方，人們只曉得有大澳東涌和梅窩

，很少知道有分流，就是這個原故。

我們自從那一次讀過志書上那節紀載

新江蘇遇難處

分流漫話

，就打算遲早去鷄窠角走一遭，在大澳的時候，據土人說，砲臺遺跡還存在着，因此我們更感到一團高興，決意在下次到大嶼山的時候，我們就不理一切，投到這荒僻的一角。如果不用船舶，我們只有

走路，路也只有這一條，這一條即從大澳起程這一條。我們開始沿着海岸線往西南曲折地走，首先是經過南涌，跨過大澳著名的鷹山，下二澳，過鷄公頭，鷄魚灣，大概走三句鐘那樣的路才到達分流的石筍村。其

中的二澳地方，村屋雖多，可是大半好像戰後破壞了的一樣，荒涼滿目，而且，據說還是一個著名的賊巢，曾經有賊黨擄人勒贖，把『參』藏在這里。我們不免一路走來戰戰兢兢，幸而平安無事。在將到鷄公

(下)

碧洋客

頭那地方，遙見海灘之上，露出一間唯一的建築物，繞去一看，原來是叫普濟禪院，是光緒廿九年建築的東西，裏面也沒有和尚，只有俗家。由此再進就是石筍村，是分流的西灣了，西灣水清沙白，但很淺，風浪又大。灣上是石筍村，小

有人家，有人製造蚶羔，規模不大，不小。由此

再進，上一個斜坡，是一家小廟，從此向東北斜走，登上一個小邱，大約有二百英尺高，上面就是鷄窠角砲台的所在。砲臺周圍二十多丈，高約一丈，厚約五六尺，從前有門出入，像一團城，現在，這砲臺已經給荊莽之類封鎖得無從看見全貌了。

廿七、二十一